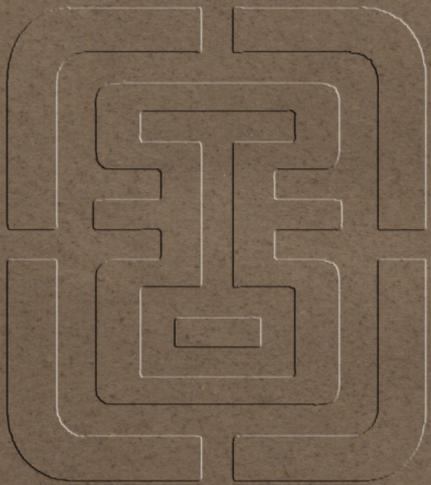




法苑珠林

二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五

改易部

如法可修經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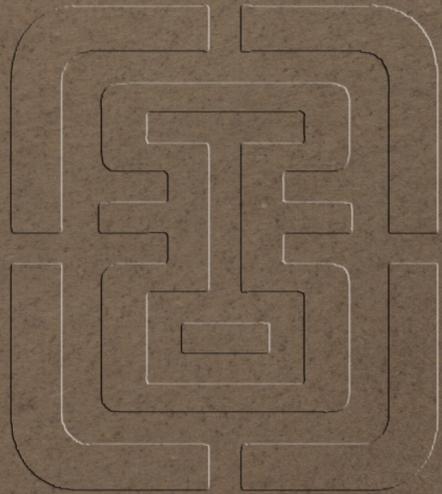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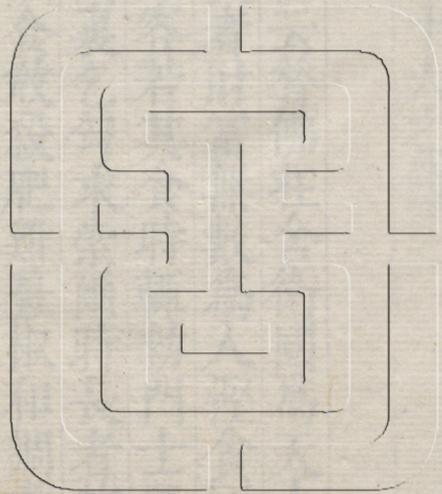
有具羅門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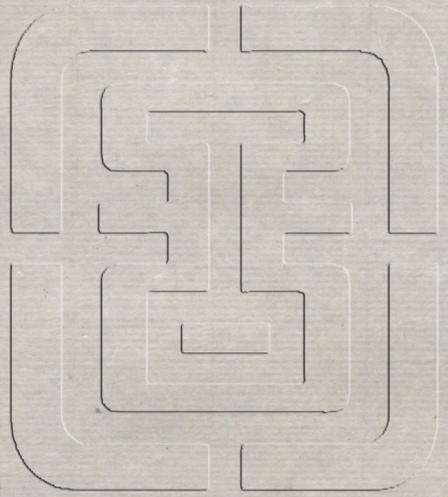
開門不喜人

有人入門

其妻令作飯

釘鉅印時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五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暉撰

眷屬篇第五十六之餘

改易部

如法句喻經云管佛在舍衛國爲天人說法時城中有婆羅門長者財富無數爲人慳貪不好布施食常閉門不喜人客若其食時輒勅門士堅閉門戶勿令有人妄入門裏乞食求索爾時長者欸思美食便勅其妻令作飯食殺肥雞薑椒和調煮之令熟飲食飢餒卽時已辦勅外閉門夫妻二人坐一小兒著聚

撰述
法苑珠林卷之二十五
中央便共飲食父母取雞肉著兒口中如是數數初
不有廢佛知此長者宿福應度化作沙門伺其坐食
現出坐前便咒願云且言多少布施可得大福長者
舉頭見化沙門卽罵之言汝爲道人而無羞恥室家
坐食何爲唐突沙門答曰卿自愚癡不知羞恥今我
乞士何故慚羞長者問曰吾及室家自共娛樂何故
慚羞沙門答曰卿殺父妻母供養怨家不知慚恥反
謂乞士何不慚羞於是世尊卽說偈曰

所生枝不絕 但用食貪欲 養怨益丘塚
愚人當汲汲 雖獄有鈎鎖 慧人不謂牢

愚見妻子飾 淡著愛其牢 慧說愛爲獄

淡固難得出 是故當斷棄 不親欲能安

長者聞偈驚而問之道人何故說此答曰案上雞者
是卿先世時父以慳貪故常生雞中爲卿所食此小
兒者往作羅刹卿作賈客大人乘船入海舟輒失流
墮羅刹國中爲羅刹所食如是五百世壽盡來生爲
卿作子以卿餘罪未畢故來欲相害耳今是妻者是
卿先世時母以恩愛淡固今還與卿作婦今卿愚癡
不識宿命殺父養怨以母爲妻五道生處輪轉無際
周旋五道誰能知者唯有道人見此覩彼愚者不知

豈不慚恥於是長者忽然毛豎如怖畏狀佛現威神
令識宿命長者見佛卽識宿命尋則懺悔謝過便受
五戒佛爲說法得須陀洹道又禰寶藏經云佛時遊
行到居阿羅國便於中路一樹下坐有一老母名迦
亘遮羅繫屬於人井上汲水佛語阿難往索水來阿
難承佛勅卽往索水爾時老母聞佛索水自擔罐往
旣到佛所放罐著地直往抱佛阿難欲遮佛言莫遮
此老母者五百身中曾爲我母愛心未盡是以抱我
若當遮者沸血從面門出而卽命絕旣得抱佛鳴其
手足在一面立佛語阿難往喚其主其主來至頭面

禮佛却住一面佛語主言放此老母使得出家若令
出家當得阿羅漢主便卽放緣此老母迦葉佛時出
家學道故得阿羅漢爾時爲徒衆主罵諸聖尼爲婢
今屬於他五百身中恒爲我母遮我布施常生貧賤
也又賢愚經云舍衛國中有豪富長者唯無子姓每
禱祀神祇求索一子精誠欸篤婦便懷妊日月滿足
生一男兒其兒端正世所希有父母宗親共相合集
詣大江邊飲食自娛臨河不固失兒墮水尋時搏撮
竟不能得父母憐念絕而復穌其兒功德竟復不死
至河水中隨水沉浮時有一魚吞此小兒雖在魚腹

猶復不死時有小村而在下流有一富家亦無子姓
種種求索困不能得而彼富家恒令一奴捕魚販賣
其奴捕得吞小兒魚剖腹看之得一小兒面貌端正
得已歡喜我家由來禱祠求索精誠報應故天與我
卽便摩挲乳哺養之時彼上村父母追索此是我兒
於彼河失今汝得之願以見還時彼長者而答之曰
我家由來禱祠求子今神報應賜我一兒君之小兒
竟何所在紛紜不了詣王求斷於是二家各引道理
王聞其說靡知所以卽爲二家共養此兒至兒長大
各爲娶婦安置家業二處異居此婦生子卽屬此家

彼婦生兒卽屬彼家時二長者各隨王教其兒長大
俱爲娶婦供給所須無有乏短其兒白二父母請求
出家父母心愛不能拒逆卽便聽許卽往佛所求索
入道佛卽聽之讚言善來頭髮自墮卽成沙門字曰
重姓佛爲說法得盡諸苦卽於座上成阿羅漢阿難
白佛不審世尊此重姓比丘本造何行種何善根而
今生世墮水魚吞而故不歿佛告阿難汝且聽之吾
當爲說過去久遠有佛世尊號毗婆尸集諸大衆爲
說妙法時有長者來至會中聞受三歸受不殺戒復
以一錢布施彼佛由是之故世世受福無有乏短佛

告阿難爾時長者今重姓比丘是也由施一錢九十
一劫恒富錢財至於今世二家供給受不殺戒故墮
水中魚吞不歿受三自歸故今值我世得阿羅漢道
又佛說長者子懊惱三處經云爾時舍衛城有大富
長者財寶無數家無親子恐終後沒官夫婦禱祠歸
命三寶精勤不懈便得懷軀婦人黠者有五事應知
一知夫婿意二知夫婿念三知所因懷軀四別
知男女五別知善惡是婦報長者我已懷軀長者歡
喜月滿生男加五乳母供養抱持長大索得好婦其
兒夫婦行園園中有樹名曰無憂華色鮮白絮弱緋

色婦語夫言欲得此華夫便上樹爲取此華樹枝細
劣卽時摧折兒便墮歿父母聞之奔趣抱頭摩掌占
視永絕不穌父母悲哀五內摧傷衆客見之亦代哀
痛佛與阿難因入城見愍獨一子而墮樹歿佛告長
者人生有歿物成有敗對至命盡不可避藏捐去憂
念勿復憂感佛語長者此兒本從忉利天上壽盡來
生卿家卿家壽盡便生龍中金翅鳥王卽取噉之三
處父母一時共啼哭爲是誰子佛卽說偈言

天上諸天子 爲是卿子乎 爲在諸龍中

龍神之子耶 時佛自解言 非是諸天子

亦非爲卿子 復非諸龍子 生歿諸因緣
無常譬如幻 一切不久立 譬如若過客

佛語長者歿不可離去不可追長者白佛此兒宿命
罪福云何佛言此兒前世好喜布施尊敬於人緣此
福德生豪富家喜獵傷害令身命短罪福隨人如影
隨形長者踊躍逮得法忍

離著部

如十住毗婆沙論云於此家中父母兄弟妻子眷屬
車馬等物唯增貪求無有厭足家是難滿如海吞流
家是無足如火焚薪家是無息覺觀相續家是苦性

如怨詐親家是障礙能妨聖道家是鬪亂共相違諍
家是多瞋呵責好醜家是無常雖久失壞家是衆苦
馳求守護家是疑慮猶如怨賊家是顛倒貪著假名
家是伎人種種妄飾家是變異貪必離散家是假俗
無有實事家是眠夢富貴則失家如朝露須臾變滅
家如蜜滴其味甚少家如棘藜欲刺傷人家如鐵觜
蟲覺觀常唼如是等患不可具述是故在家菩薩當
如是觀知其家過在妻子眷屬奴婢財物等不能
作救作歸非我善友是故宜當急離捨之又無始已
來一切衆生於六道中互爲父子親疎何定故偈云

無明蔽慧眼 數數生死中 往來多所作
更互爲父子 貪著世間樂 不知有勝事
怨數爲知識 知識數爲怨 是故我方便
莫生憎愛心 若起憎愛心 不能通達法
又大菩薩藏經云舍利子若有衆生味著男女妻妾
諸女色欲當知卽是味著礫石之雹卽是味著利刀
之刃卽是味著大熱鐵丸卽是味著坐熱鐵牀卽是
味著熱鐵几凳舍利子若有味著華鬘香塗卽是味
著熱鐵華鬘亦是味著屎尿塗身舍利子若有攝受
居處舍宅當知攝受大熱鐵甕若有攝受奴婢作使

當知攝受地獄惡卒若有攝受象馬駝驢牛羊雞豕
當知攝受地獄之中黑駁猪狗又是攝百踰繕那禁
衛之卒取要言之若有攝受妻妾男女諸女色欲當
知卽是攝受一切衆苦憂愁悲惱之聚舍利子寧依
附千踰繕那量大熱鐵牀是牀極熱徧熱猛焰洞然
於彼父母所給妻妾諸女色欲乃至不以凍愛之心
遠觀其相何況親附抱持之者何以故舍利子當知
婦人是衆苦本是障礙本是殺害本是繫縛本是憂
愁本是怨對本是生盲本當知婦人滅聖慧眼當知
婦人如熱鐵華散布於地足蹈其上當知婦人於諸

邪性流布增長舍利子何因緣故名爲婦人所言婦者名加重擔何以故能使衆生受重擔故能使衆生持於重擔有所行故能使衆生荷於重擔徧周行故能令衆生於此重擔心疲苦故能令衆生爲於重擔所煎迫故能令衆生爲於重擔所傷害故舍利子復以何緣名之爲婦所言婦者是諸衆生所輪委處是貪愛奴所流沒處是順婦者所輸稅處是婦媚者所迷惑處是婦勝者所歸投處是屈婦者所憑仗處婦自在者所放逸處爲婦奴者所疲苦處隨婦轉者所欣仰處舍利子以如是等諸因緣故名是諸處以之

爲婦又禰阿舍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三種子何等爲三有隨生子有勝生子有下生子何等爲隨生子謂子父母不殺不盜不姪不妄語不飲酒子亦隨學不殺等是名隨生子何等爲勝生子若父母不受不殺等子能受不殺等是名勝生子云何下生子若子父母不受不殺等子亦不能受不殺等是名下生子又五無返復經去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時有一梵志從羅閱祇國來欲得學問便到舍衛國見父子二人耕田毒虵齧殺其子其父猶耕如故不看其子亦不啼哭梵志問曰此

是誰兒耕者答言是我之子梵志又問是卿之子何不啼哭耕者答曰人生有歿夫盛有衰善者有報惡者有對愁憂啼哭無益歿者卿今入城我家某處願過語之吾子已死持一人食來梵志自念此是何人而無返復兒歿在地情不愁憂反更索食此人不慈無復此比梵志入城詣耕者家見死兒母即便語之卿兒已死其夫寄信持一人食來梵志曰何以不念子耶兒母即爲梵志說譬喻言兒來託生我亦不呼兒今自去非我不留譬如行客因過主人客今自去何能得留我之母子亦復如是去來進止非我之力

隨其本行不能救護復語其姊卿弟已死何不啼哭姊復說譬喻向梵志言譬如巧師入山斫木縛作大筏安置水中卒逢大風吹破筏散隨水流去前後分張不相顧望我弟亦爾因緣和合共一家生隨命長短歿生無常合會有離我弟命盡各自所隨不能救護復語其婦卿夫已死何不啼哭婦說喻向梵志言譬如飛鳥暮宿高樹同止共宿伺明早起各自飛去行求飲食有緣即合無緣即離我等夫婦亦復如是無常對至隨其本行不能救護復語其奴大家已歿何不啼哭奴復說譬喻言我之大家因緣和合我如

犢子隨逐大牛人殺大牛犢子在邊不能救護大牛之命愁憂啼哭無所補益梵志聞已心感自責不識東西我聞此國孝順奉事恭敬三寶故從遠來欲得學問既來到此了無所益更問行人佛在何許欲往問之行人答言近在祇洹精舍梵志卽到佛所稽首作禮卻坐一面合掌低頭默無所說佛知其意謂梵志曰何以低頭愁憂不樂梵志曰所願不果違我本心是故不樂佛語梵志有何所失愁憂不樂梵志對曰我從羅閱祇國來欲得學問既來到此見五無返復佛問梵志何等五無返復梵志曰我見父子二人

耕田下種兒死在地父亦不愁居家大小都無愁悲是爲大逆佛言不然不如卿語此之五人最爲返復知身非常身非已有往古聖人不免斯患何爲凡夫大啼小哭無益死者世俗之人無所識知生死派轉無有休息梵志心開意解我聞佛說如病得愈盲者得視如暗得明於是梵志卽得道迹一切歿亡不足啼哭滅死防生非愁憂法死者身歸於土生者種持產業欲爲亡者請佛及僧燒香供養讀誦經書日日作禮復能布施三寶最是爲要梵志稽首爲佛作禮歡喜奉行頌曰

眷屬多攷擾 洙著亂心神 親踈未可定

何得偏憎憐 乾城無片實 渴鹿諍餒塵

息心上空響 廢念心真源

感應緣 略引 七驗

晉居士杜願

晉居士董青建

宋居士袁廓

宋居士下悅之

唐沙門釋慧如

唐居士王會師

唐居士李信

晉杜願字永平梓潼涪人也家巨富有一男名天保願愛念年十歲泰元三年暴病而死經數月日家所養猪生五子一子最肥後官長新到願將以作禮捉就殺之有一比丘忽至願前謂曰此猪是君兒也如前百餘日中而相忘乎言竟忽然不見四顧尋視見在西天騰空而去香氣充布彌日乃歇

晉董青建者不知何許人父字賢明建元初為越騎校尉初建母宗氏孕建時夢有人語云爾必生男體上當有青誌可名為青建及生如言即名焉有容止

撰述
法苑珠林卷之二十一
美言笑性理寬和家人未嘗覩其慍色見者咸異之
至年十四而州迎主簿建元初皇儲鎮樊漢爲水曹
叅軍二年七月十六日寢疾自云必不振濟至十八
日臨盡起坐謂母曰罪盡福至緣累永絕願母自割
不須憂念因七聲大哭聲盡而絕將殯喪齋前其夜
靈語云生死道乖勿安齋前自當有造像道人來迎
喪者明日果有道人來名曇順卽依靈語向曇順說
之曇順曰貧道住在南林寺造丈八像坐成賢子乃
有此感應寺西有少空地可得安喪也遂葬寺邊三
日其母將親表十許人墓所致祭於墓東見建如生

云願母割哀還去建今還在寺住母卽止哭而還舉
家菜食長齋至閏月十一日賢明夢見建云願父暫
出東齋賢明便香湯自浴齋戒出東齋至十四夜於
眠中聞建喚聲驚起見建在齋前如生時父問汝往
在何處建云從亾來住在練神宮中滿百日當得生
忉利天建不忍見父母兄弟哭泣傷慟三七日禮諸
佛菩薩請四天王故得暫還願父母從今以後勿復
啼哭祭祀阿母已發願求見建母不久當命終卽共
建同生一處父壽可得七十三命終之後當三年受
罪報勤苦行道可得免脫問曰汝從夜中來那得有

光明建曰今與菩薩諸天共下此其身光耳又問云
汝天上識誰建曰見王車騎張吳興外祖宗西河建
曰非但此一門中生從四十七年以來至今七死七
生已得四道果先發七願願生人間故歷生處從今
永畢得離七苦建臨盡時見七處生處所以大哭者
與七家分別也問云汝皆生誰家建曰生江吏部羊
廣州張吳興王車騎蕭吳興梁給事董越騎等家唯
此間生十七年餘處止五三年耳自今以後毒癘歲
多宜勤修功德建見世人歿多墮三塗生天者少勤
精進可得免度發願生天亦得相見行脫差異無相

值期又問云汝母憂憶汝坐死可令見汝不建曰不
須相見益懷煎苦耳耶但依向言說之諸天已去不
容久住慘有悲色忽然不見去後竹林左右猶有香
氣家人亦並聞餘香焉建云所生七家江縣羊布張
永王玄宋謨蕭惠明梁季父也賢明遂以出家名法
藏也

宋袁廓字思度陳郡人也元徽中爲吳郡丞病經少
日奄然如死但餘息未盡棺哈之具並備待畢而殮
三日而能轉動視瞬自說云有使者稱敎喚廓隨去
既至有大城池樓堞高整階闈崇麗旣命廓進主人

南面階陛森然威飾冠首執刀者黠廓坐坐定溫涼畢設酒炙果粽菹肴等廓皆嘗進種族形味不異世中酒數行主人謂廓曰身主簿不幸閣任有闕以君才穎故欲相屈當能顧懷不鄙意亦知是幽途乃固辭凡薄非所克堪家少窮孤兄弟零落公私二三乞蒙恩放主人曰君當以幽顯異方故有辭耳此間榮祿資待身口服御乃當勝君世中勤勤之懷甚貪共事想必降意副所期也廓復固請曰男女藐然並在齟齬僕一旦恭任養視無託父子之戀理有可矜廓因流涕稽顙主人曰君辭讓乃爾何容相逼願言不

獲溪爲歎恨就案上取一卷文書拘贍之旣而廓謝恩辭歸主人曰君不欲定省先亾乎乃遣人將廓行經歷寺署甚衆未得一垣城門楯並蓋囹圄也將廓入中斜趣一隅有諸屋宇駢填銜接而甚陋弊次有一屋見其所生母羊氏在此屋中容服不佳甚異平生見廓驚喜戶邊有一人身面傷瘕形類甚異呼廓語廓驚問其誰羊氏謂廓曰此王夫人汝不識耶王夫人曰吾在世時不信報應雖復無甚餘罪正坐鞭撻婢僕過苦故受此罰亾來楚毒始無暫休今特少時寬隙耳前喚汝姊來望以自代竟無所益徒爲憂

聚言畢涕泗王夫人卽廓嫡母也廓姊時亦在其側有頃使人復將廓去經涉巷陌閭里整頓似是民居未有一宅竹籬茅屋見父披被著巾凭案而坐廓入門父揚手遣廓曰汝旣蒙罷可速歸去不須來也廓跪辭而歸使人送廓至家而去廓合太子洗馬是也宋下悅之濟陰人也作朝請居在潮溝行年五十未有子息婦爲取妾復積載不孕將祈求繼嗣千徧轉觀世音經其數坐竟妾便有娠遂生一男元嘉十八年巳丑歲云云

右四驗出冥祥記

唐京城真寂寺沙門慧如少精勤苦行師事信行信

行亾後奉遵其法隋大業中因坐禪修定遂七日不動衆皆歎異之以爲入三昧也旣而慧如開目涕泣交流僧衆怪問之答曰火燒腳痛待視瘡畢乃說衆皆怪問慧如曰被閻羅王請行道七日滿王問須見先亾知識不如答欲見二人王卽遣喚一人唯見龜來舐慧如足目中淚出而去更一人者云罪重不可喚令就見之使者引慧如至獄門門閉甚固使呼守者有人應聲使者語慧如師急避道莫當門立如始避而門開大火從門流出如鍛星迸著如腳被燒之舉目視門門已閉訖竟不得相見王施絹三十匹固

辭不許云已遣送後房衆僧爭往房視之則絹在牀矣其脚燒瘡大如錢百餘日乃愈至武德初卒真寂寺卽今化度寺是

右一驗出冥報記

唐京都西市北店有王會師者其母先終服制已畢至顯慶二年內其家乃產一青黃母狗會師妻爲其盜食乃以杖擊之數下狗遂作人語曰我是汝姑新婦杖我大錯我爲嚴酷家人過甚遂得此報今旣被打羞向汝家因卽走出會師聞而涕泣抱以歸家而復還去凡經四五會師見其意止乃屈請市北大街中正是已店北大牆後作小舍安置每日送食市人

及行客就觀者極衆投餅與者不可勝數此犬恒不離此舍過齋時而不肯食經一二歲莫知所之

唐居士李信者并州文水縣之太平里人也身爲隆政府衛士至顯慶年冬隨例往朔州赴蕃乘赤艸馬一疋并將艸駒是時歲晚凝陰風雪嚴厚行十數里馬遂不進信以蕃期期逼促搥之數十下馬遂作人語謂信曰我是汝母爲生平避汝父將碩餘米乞女故獲此報此駒卽是汝妹也以力償債向子汝復何苦敦逼如是信聞之驚愕涿涕不能自勝乃拜謝之躬駝鞍轡謂曰若是信孃當自行歸家馬遂前行信

負鞍轡隨之至家信兄弟等見之悲哀相對別為廠
 櫪養飼有同事母屈僧營齋合門莫不精進鄉閭道
 俗咸歎異之時工部侍郎溫無隱岐州司法張金停
 俱為丁艱在家聞而奇之故就信家顧訪見馬猶在
 問其由委並如所傳

右二驗出
與報拾遺

校量篇第五十七

述意部

蓋聞濬知一揆圖度萬端業行黑白受報升降大小
 方音長短別域德有隱顯行有淺深是以羣聖降迹
 緣感斯應或標奇顯相或韜形晦跡軌轍雖殊弘道

罔異若不校量罕知優劣也

施田部

如菩薩本行經云佛告須達過去世時有一婆羅門
 名曰比藍端正無比聰慧第一財富無量不可億數
 比藍曰財寶所有皆悉非常我不用之欲施窮乏即
 設大壇人民雲集皆來至所時比藍欲澡自手傾於
 軍持而水不出大用愁憂今我大祠將有何過而水
 不出即時天人於虛空中語比藍言汝施大好無能
 過者但所施人盡是邪偽倒見之徒不堪受汝恭敬
 之施以是之故水不能出於是比藍聞天人語意便

開解卽作誓言今我所施用成無上正真之道審如所願者令我寫水當墮我手作誓願已便傾澡瓶水卽墮手諸天讚言如汝所願成佛不久爾時比藍布施貧乏衣服飲食十二年中盡用布施無所藏積佛告須達爾時比藍婆羅門者今我身是而我所施亦好其心亦好受者不好所施雖多獲報甚少而今我法真妙清淨弟子正真所施雖少獲報甚多於十二年所作布施及閻浮提一切人民計其功德不如布施一須陁洹人其福甚多過出其上施百須陁洹并前福報不如施一斯陁舍人施百斯陁舍并前福報

不如施一阿那舍人施百阿那舍并前福報不如施一阿羅漢施百阿羅漢并前功德不如施一辟支佛施百辟支佛百阿羅漢百阿那舍百斯陁舍百須陁洹及施閻浮提人所得功德不如起塔僧坊精舍衣食等供養過去來今四方衆僧給其所須計其功德過前所作功德將前所作福德不如施佛一人功德甚多不可復計雖供養佛并前施功德不如有人一日之中受三自歸八關齋若持五戒所得功德逾過於前百千萬倍不可爲喻復以持戒之福并合集前一切功德不如坐禪慈念衆生經一食頃所得功德

逾過於前百千萬倍復合前功德不如聞法執在心
懷思惟四諦比前功德最尊第一無有過上於是須
達聞法踊躍身心清淨得阿那含道

十地部

如金剛三昧不壞不滅經云佛告彌勒菩薩我今為
汝說菩薩所得功德地法初地菩薩猶如初月光明
未顯然其明相皆悉具足二地菩薩如五日月三地
菩薩如八日月四地菩薩如九日月五地菩薩如十
日月六地菩薩如十一日月七地菩薩如十二日月
八地菩薩如十三日月九地菩薩如十四日月十地

菩薩如十五日月圓滿可觀明相具足其心澹泊安
住不動不沒不退住首楞嚴三昧又無性攝論釋云
謂於初地達法界時徧能通達一切地者若於初地
正通達時速能通達後一切地此種類故如有頌言
如竹破初節 餘節速能破 得初地真智
諸地疾當得

福業部

依增一阿含經云一閻浮提人福德等一鐵輪聖王
福一鐵輪王福等一東弗于逮人福上二天下人福
等一銅輪王福一銅輪王福等一俱耶尼人福上三

天下人福等一銀輪王福一銀輪王福等一鬱單越人福上四天下人福等一金輪王福一金輪王福等一四天王天人福一四天王天人福等一天王福一天王福等一三十三天人福一三十三天人福等一帝釋福一帝釋福等一忞摩天人福一忞摩天人福等一天王福如是展轉校量乃至非想天福不可思量又正法念經云如三十三天受五欲樂喻如金輪王所受之樂比於天樂十六分中不及其一所受天身無有骨肉亦無汗垢不生嫉妬其目不眴衣無塵垢無有煙霧亦無大小便利之患其身光明能有遠

照轉輪聖王都無此事於已妻子不偏攝受離於嫉妬飲食自在無有睡眠疲極等苦轉輪王等都無此事此諸天等初生之時歌儻音樂無有教者不從他學以善業故自然皆知退時善業盡故一切皆忘忉利下天尚有大樂況上天樂難可爲比如是展轉校量從下向上乃至非想非非想天不可爲比

罪業部

如十輪經云佛言若有剎利梅阇羅王於三寶所起於惡心一切諸佛所不能救譬如壓油一麻中皆生諸蟲以壓油轉而壓取之卽便得油此壓油人於

其日夜為應定殺幾所眾生若復有人以是十輪而
 壓油者一輪一日一夜壓油千斛如是乃至滿於千
 年是壓油人得幾所罪地藏菩薩言甚多世尊無能
 知是人罪量其數多少唯佛知之佛言譬如十輪之
 罪等一姪女舍罪其舍有千女人皆為求欲如是十
 姪女舍其罪等一酒家如是十酒家等一屠兒舍如
 是十屠兒舍罪等一刹利旃陀羅居士旃陀羅十輪
 中等於一輪一日一夜罪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十輪罪等一姪舍 十姪罪等同一酒
 十酒罪等一屠兒 十屠兒罪等一王

禪行部

如樹提伽經偈云

何物高於空	我德高於空	何物重於地
相德重於地	何物多草木	亂想多艸木
何物疾於風	意念疾於風	何物得生天
十善得生天	何物服人身	五戒服人身
何物落地獄	十惡落地獄	何物墮畜生
觚突墮畜生	何物堅金剛	無著堅金剛
何物輒鸚毛	心柔輒鸚毛	何物香梅檀
持戒香梅檀	何物明日月	佛光明日月

何物安於山 坐禪安於山 何物動於地 泥洹最清淨

三界動於地 何物最清淨 何物最穢濁 生處最穢濁 何物最為高 須彌最為明

何物最穢濁 生處最穢濁 何物最為明 何山最為明 何國最為樂 舍衛最為樂 何國饒人 麋鹿戲溪山

何國最為樂 舍衛最為樂 何國饒人 麋鹿戲溪山 何物樂藜林 狐貉樂藜林 何物墮風塵 何物墮風塵 鯉魚戲溪淵

迦夷國饒人 何物戲溪山 何物樂藜林 狐貉樂藜林 何物墮風塵 何物戲深淵 鯉魚戲溪淵

何物樂藜林 狐貉樂藜林 何物墮風塵 何物戲深淵 鯉魚戲溪淵

沙磧墮風塵 何物戲深淵 鯉魚戲溪淵

又禰阿含經云有天子說偈問佛云

何戒何威儀 何得何為業 慧者云何住

云何往生天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遠離於殺生 持戒自防禦 害心不加生

是則生天路 遠離不與取 與取心欣樂

斷除賊盜心 是則生天路 不行他所愛

遠離於邪淫 自愛知止足 是則生天路

自為已及他 為財及戲笑 妄語而不為

是則生天路 斷除於兩舌 不離他親友

常念和彼此 是則生天路 遠離不愛語

軟語不傷人 常說淳美言 是則生天路

不為不成說 無義不饒益 常順於法言

是則生天路 聚落若空地 見利言我有

不行此貪想 是則生天路 慈心無害想

不害於衆生 心常無怨結 是則生天路

苦業及果報 二俱生淨信 受持於正見

是則生天路 如是諸善法 十種淨業跡

等受堅固持 是則生天路

時釋提桓因說偈問佛云

何法命不知 何法命不覺 何法鎖於命

何法為命縛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色者命不知 諸行命不覺 身鎖於其命

愛縛於命者

又禰阿舍經云爾時世尊手捉團土大如梨果告諸

比丘云何我手中團土為多大雪山中土石為多諸

比丘白佛言世尊手中土少耳彼雪山土石甚多乃

至算數不得為比佛告諸比丘如是衆生知四聖諦

苦集滅道者如我所捉團土不如實知者如大雪山

土石爾時世尊以爪甲擎土告諸比丘於意云何我

甲上土為多此大地土多諸比丘白佛言世尊世尊

甲上土甚少耳此大地土甚多乃至筭數不可爲比
佛告諸比丘若諸衆生形可見者如甲上土其形微
細不可見者如大地土如是陸地如是水性亦爾如
得人道者如甲上土墮非人者如大地土如是生中
國者如甲上土生邊地者如大地土如是成聖慧眼
者如甲上土不成聖者如大地土如是知法律者如
甲上土不知法律者如大地土如是知其父母者如
甲上土不知有父母者如大地土如是知受齋戒者
如甲上土不知受齋戒者如大地土如是從地獄畜
生餓鬼命終生人中者如甲上土從地獄命終還生

地獄畜生餓鬼者如大地土如是衆生從地獄畜生
餓鬼命終生天上者如甲上土還生地獄畜生餓鬼
者如大地土如是從天命終還生天上者如甲上土
從天命終還生地獄畜生餓鬼者如大地土

方土部

如起世經云閻浮提洲有五事勝瞿陀尼弗婆提鬱
單越閻摩世一切龍及金翅阿脩羅等何等爲五一
勇健二正念三佛出世處四是修業地五行梵行處
瞿陀尼洲有三事勝閻浮提洲一饒牛二饒羊三饒
摩尼寶弗婆提洲有三事勝一洲寬大二並含諸渚

三洲甚勝妙鬱單越洲有三事勝一彼人無我我所
 二壽命最勝三有勝上行閻摩世中有三事勝一壽
 命長二身形大三有自然衣食一切龍及金翅鳥有
 三事勝一壽命長二身形大王宮殿寬博阿脩羅中
 有三事勝一壽命長二形色勝三受樂多四天王天
 有三事勝一宮殿高二宮殿妙三宮殿有勝光明三
 十三天有三事勝一長壽二色勝三多樂餘上四天
 及魔身天等同三十三天有前三勝閻浮提有五事
 勝餘諸天如上所說頌曰

惡多難筭 善少可陳 人天益寡

濁趣如塵 貴賤交易 貧富異因
 校量優劣 樂苦昇沉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五

校譌

第八紙九行齧宋南藏作齧 第十六紙八行于宋南藏作了 第二十四

紙十行並南藏作普

音釋

技武粉切 駁比角切 涪房尤切 哈胡南切 瞬舒閏切

動側於切 植菜為植 齧齧由聊切 齧初觀切 瞻干敢切

楯市尹切 圜語音令音 隙丘逆切 舐甚爾切

觝

典禮切

貉

曷各切

郎狄切

觸也 權貉也 小石也

金壇居士于王德施貴刻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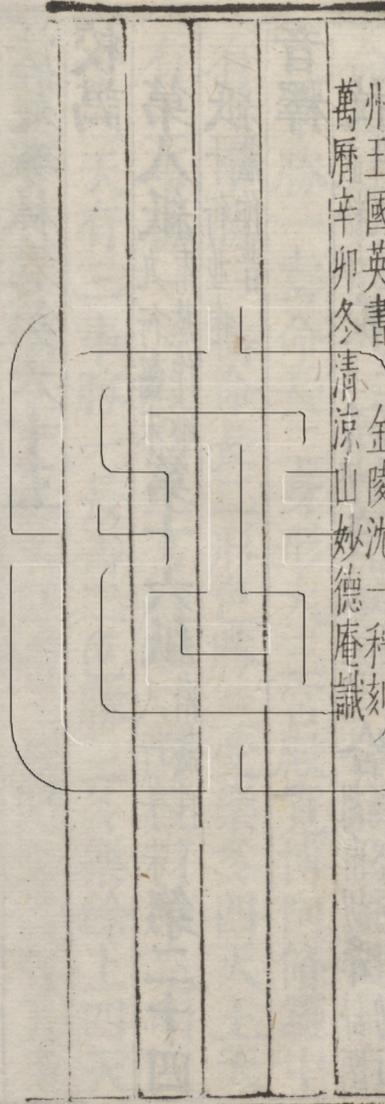
法苑珠林第六十五卷 吳江比丘明覺對

真

州王國英書

金陵沈一科刻

萬曆辛卯冬清涼山妙德庵識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六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暉撰

機辨篇第五十八

述意部

惟夫三藏浩瀚七衆紛綸設教備機煥然通解聞苦
集則哀切追情聽滅道則喜捨啓悟清詞妙氣鬱若
芬蘭峻旨宮商開導耳目所以馬鳴抽其幽宗龍樹
振其絕緒提婆析其名數羅漢總其條理並翼贊妙
典俘剪外學迷津見衢長夜逢曉繼釋典之高範表
師資之訓術屬于斯也可謂盛哉祇園若在鹿苑如

見誠未證果趣佛邇也

菩薩部

馬鳴菩薩傳云佛去世後三百餘年

摩耶經
六百年

出自東

天竺桑歧多國婆羅門種也弱狀奇譽以文談見稱
天竺俗法論師文士皆執勝相以表其德馬鳴用其
俗法以利刀冠杖銘其天下智士其有能以一理見
屈一文見勝者當以此刀自刎其首當執此刀周遊
諸國文論之士莫能抗之者是時韻陀山中有一羅
漢名富樓那外道名理無不綜達於是馬鳴詣而候
焉見其端坐林下志氣凜然若不可測神色謙退似

而可屈遂與言沙門說之敢有所盟要必屈汝我若
不勝便刎頸相謝沙門默然容無負色亦無勝顏扣
之數四曾無應情馬鳴退自思惟我負矣彼勝矣彼
安無言故無可屈吾以言之雖知言者可屈自吾未
免於言真可愧耳退謝其屈便欲自刎首沙門止之
汝以自刎謝我當隨我意鬚汝周羅爲我弟子卽以
理伏落髮投簪受具足戒坐則文宣佛法遊則闡揚
道化作莊嚴佛法諸論百有萬言大行天竺舉世推
宗以爲造作之式雖復西河之亂孔文身子之疑聖
師蔑以過也其後龍樹捺翰之初著論之始未嘗不

稽首馬鳴作自歸之偈謙譏憑其冥照以自悟焉今天竺諸王勢士皆為之立廟宗之若佛評有之日

龍樹菩薩傳并付法藏傳云有一大士名曰龍樹依

云佛去世後二百年內出現於世依佛法師傳云西梵正音名為龍猛舊訛略故曰龍樹佛去世後三百年出現於世壽年七百歲故天聰奇悟事不再問建

立法幢摧伏異道託生南天竺國出梵志種大豪貴

家始生之時在於樹下由龍成道因號龍樹少小聰

哲才學超世本童子時處在襁褓聞諸梵志誦四韋

陀論其典淵博有四萬偈各三十二字皆即照了達

其句味弱冠馳名擅步諸國天文地理星緯圖識及

餘道術無不綜練有友三人天姿奇秀相與議曰天

下理義開悟神明洞發幽旨增長智慧若斯之事吾

等悉達更以何方而自娛樂復作是言世間唯有追

求好色縱情極欲竄是一生上妙快樂宜可共求隱

身之藥事若斯果此願必就感言善哉斯言甚快即

至術處求隱身法術師念曰此四梵志才智高遠生

大橋慢艸芥群生今以術故屈辱就我然此人輩研

窮博達所不知者唯此賤術若授其方則永見棄且

與彼藥使不知之藥盡必來師資可久即便各授青

藥一丸而告之曰汝持此藥以水磨之用途眼臉形

撰述
當自隱尋受師教各磨此藥龍樹聞香即便識之分
數多少錙銖無失還向其師具陳斯事此藥滿足有
七十種名字兩數皆如其方師聞驚愕問其所由龍
樹答言大師當知一切諸藥自有氣分因此知之何
足爲怪師聞其言歎未曾有卽作是念若此人者聞
之猶難況我親遇而愴斯術卽以其法具授四人四
人依方和合此藥自翳其身遊行自在卽共相將入
王後宮宮中美人皆被侵掠百餘日後懷妊者衆尋
往白王庶免罪咎王聞是已心大不悅此何不祥爲
怪乃爾召諸智臣共謀斯事時有一臣卽白王言凡

此之事應有二種一是鬼魅二是方術可以細土置
諸門中令人守衛斷往來者若是方術其跡自現設
鬼魅入必無其跡人可兵除鬼當祝滅王用其計依
法爲之見四人跡從門而入時防衛者驟以聞王王
將勇士凡數百人揮刀空中斬三人首近王七尺內
刀所不至龍樹歛身依王而立於是始悟欲爲苦本
敗德危身汗辱梵行卽自誓曰我若得脫免斯厄難
當詣沙門受出家法旣出入山至一佛塔捨離欲愛
出家爲道於九十日誦闍浮提所有經論皆悉通達
更求異典都無得處遂向雪山見一比丘以摩訶衍

而授與之讀誦愛樂恭敬供養雖達實義未獲道證
辯才無盡善能言論外道異學咸皆摧伏請爲師範
卽便自謂一切智人心生橋慢甚大貢高便欲往復
瞿曇門入爾時門神告龍樹曰今汝智慧猶如蚊蚋
比於如來非言能辯無異螢火齊耀日月以須彌山
等葶藶子我觀仁者非一切智云何欲此門而入聞
是語已赧然有愧時有弟子白龍樹言師恒自謂一
切智人今來屈辱爲佛弟子弟子之法諮承於師諮
承不足非一切智於是龍樹辭窮理屈心自念言世
界法中津塗無量佛經雖妙句義未盡我今宜可更

敷演之開悟後學饒益衆生作是言已獨處靜室水
精房中大龍菩薩愍其若此卽以神力接入大海至
其宮殿開七寶函以示諸方等深奧經典無量妙法
授與龍樹九十日中通解甚多其心深入體得寶利
龍之心念而問之曰汝今看經爲徧未耶龍樹答言
汝經無量不可得盡我所讀者足滿十倍過閻浮提
龍王問言忉利天上釋提桓因所有經典倍過此宮
百千萬倍諸處比此易可稱數爾時龍樹旣得諸經
豁然通達善解一相深入無生二忍具足龍知悟道
還送出宮時南天竺王本甚邪見承事外道毀謗正

法見其龍樹是一切智人共大論師擊難不逮稽首
 禮敬剃除鬚髮而就出家如是所度無量邪見王家
 常送十車衣鉢終竟一日皆悉都盡如是展轉乃至
 無數廣開分別摩訶衍義造憂波提舍論十萬偈莊
 嚴佛道大慈方便如是等論各十萬偈令摩訶衍先
 宣於世造無畏論滿十萬偈中論出於無畏部中凡
 五百偈其所敷演義味深遠摧伏一切外道勝幢是
 時有一小乘法師見其高明常懷忿嫉龍樹菩薩所
 作已辦將去此土問法師云汝今樂我久住世不答
 曰仁者實不願也即入闍室經日不現弟子咸怪破

戶看之遂見其師蟬蛻而去天竺諸國並為立廟種
 種供養故事如佛焉

羅漢部

如智度論云舍利弗於一切弟子中智慧最為第一
 如佛偈說

一切眾生中

唯除佛世尊

欲比舍利弗

智慧及多聞

於十六分中

猶尚不及一

舍利弗智慧多聞年始八歲誦十八部經通解一切
 義是時摩伽陀國有龍王兄弟一名姑利二名阿伽
 羅降雨以時國無荒年人民感之常以仲春之月大

集龍處爲設大會作樂談義終此一日自古及今斯
集未替此日常法敷四高座一爲國王二爲太子三
爲大臣四爲論士爾時舍利弗以八歲之身問衆人
言此四高座爲誰敷之衆人答言爲國王太子大臣
論士是時舍利弗觀察時人無勝已者便昇論牀結
跏趺坐衆人疑怪或謂愚小無知或謂智量過人雖
復嘉其神異而猶各懷自矜恥其年小不自與語皆
遣年少傳言問之其答曆旨辭理超絕時諸論師歎
未曾有愚智大小一切皆伏王大歡喜卽命有司封
一聚落常以給之王乘象舉振鈴告言宣示一切十

六大國無不慶悅

如四分律云舍利弗具足四辯一法辯二義辯三詞辯四了了辯若

具此辯而外道不伏者無有是處又勝思惟論云菩薩有七種德皆依樂說辯才何等爲七一曰樂說辯才二無滯樂說辯才三堅固樂說辯才四了了樂說辯才五不怯弱樂說辯才六相應樂說辯才七任放樂說辯才八辯地菩薩得

是時吉古師子名拘律陀姓大目犍

連是舍利弗友二人才智德行互同行則俱遊住則

同止少長纏綵結要始終後俱厭世出家學道作梵

志弟子情求道門久而無徵以問於師師名訕闍耶

而答之言自我求道彌歷年歲不知道果非其人耶

他日師疾舍利弗在頭邊立大目連在足邊立二人

喘喘其師將終乃愍而笑二人同心俱問笑意師答

之言世俗無眼為恩愛所侵我見金地國王死其大
 夫人自投火積求同一處而此二人行報各異生處
 殊絕是時二人筆受師語欲以驗其虛實後有金地
 商人遠來摩伽陀國以疏驗之果如師語乃撫然歎
 曰我咎非其人耶為是師隱我耶二人誓曰若先得
 甘露要畢相報

故佛本行經云是時舍利弗見馬宿
 比丘入城乞食城內一切人民各共
 評論說偈云 巧攝諸根識進止恒靜定含笑出美
 言此必釋種子 是時舍利弗即請云汝大師德術
 亦勝汝耶爾時阿濕波踰跋多隋云馬宿即說偈報
 言 如芥對須彌牛跡比大海蚊蚋並金翅我與彼
 亦然 假使聲聞度彼岸成就諸地猶弟子於彼師
 邊不入數與彼世尊威德別 於是舍利弗復聞說
 偈云 諸法因緣生亦從因緣滅我佛大沙門常說
 如是法 舍利弗聞已即得見諦得法眼淨舍利弗

既得須陀洹果復向目連亦說是偈目連聞舍利弗
 說亦得須陀洹果於是舍利弗目連二人將五百眷
 屬同詣佛所皆得阿羅漢果依四分律及鈔經
 等皆云千二百五十人至於佛所得阿羅漢果 依問
 論曰何以名舍利弗答曰是母所作字伽陀國是中
 有大城名王舍城王名頻婆娑羅有婆羅門論師名
 摩陀羅王以其人善能論故賜封一邑去城不遠是
 摩陀羅遂有居家婦生一女眼似舍利鳥眼即名此
 女為舍利次生一男膝骨麤大各拘絺羅秦言大膝既有
 居家畜養男女所學經書皆已陳故不復業新是時
 南天竺有一婆羅門大論議師字提舍於十八種大
 經皆悉通利是人入王舍城頭上戴火以銅鑠鑠腹

人問其故便言我所學經書甚多恐腹破裂是故鏢之又問頭上何故戴火答言以大暗故衆人言曰日出照明何故言暗答曰暗有二種一者日光不照二者愚癡暗故今雖有日明而愚癡猶黑衆人言汝但未見婆羅門摩陀羅論師汝若見者腹當縮明當暗是婆羅門遙至鼓邊打論議鼓國王聞之問是何人衆臣答言南天竺有一婆羅門名提舍是大論師欲求論處故打論鼓王大歡喜卽集衆人而告之曰有能難者與之論議摩陀羅聞之自疑我以塵故不復業新不知我今能與論不俛仰而來於道中見二特

牛方相牴觸心中作想此牛是我彼牛是彼以此爲占知誰勝此牛不如便大愁憂而自念言如此相者我將不如欲入衆時見有母人挾一瓶水正在其前躡地破瓶復作是念是亦不吉甚大不樂旣入衆中見彼論師顏貌意色勝相具足自知不如事不獲已與共論議論議旣交便墮負處王大歡喜大智明人遠入我國復欲爲之封一聚落諸臣議言一聰明人來便封一邑功臣不賞但寵語論恐非安國全家之道今摩陀羅論議不如應奪其封以與勝者若更有勝人復以與之王用其言卽奪與彼人是時摩陀羅

語提舍言汝是聰明人我以女妻汝男兒相累今欲
遠出他國以求本志提舍納其女爲婦其婦懷妊夢
見一人身被甲冑手執金剛杵摧諸山而在大山邊
立覺已白其夫言我夢如是提舍言汝當生男摧伏
一切諸論議師唯不勝一人當與作弟子舍利懷妊
以其子故母亦聰明大能論議其弟拘絺羅與姊談
論每屈不如知所懷子必大智慧未生如何況出
生卽捨家學問至南天竺不剪指爪讀十八種經書
令皆通利是故時人名爲長爪梵志姊子旣生七日
之後裹以白氎以示其父其父思惟我名提舍逐我

名字字爲憂波提舍

憂波秦言逐提舍是星名

是爲父母作字衆

人以其舍利所生皆共名之爲舍利弗

弗言子也又舍利

弗者世本願於釋迦佛所作智慧第一弟子字舍

利弗是爲本願因緣以名舍利弗問曰若爾者何以

不言憂波提舍但言舍利弗答曰時人貴重其母於

衆女人中聰明第一以是因緣故稱舍利弗又佛本

行經云佛於舍婆城於其中間有一大樹名尸奢波

其樹陰下多有一切諸婆羅門止息其下諸婆羅門

遙見阿難來欲到邊各相告言汝輩當知此是沙門

瞿曇弟子於諸聰明多聞之中最第一者作是語已

阿難便至白言仁者今請觀此樹合有幾葉爾時阿難觀其樹已而報彼言東枝合有若干百葉若干千葉如是南枝西枝北枝皆言合有若干百葉若干千葉作是語已遂即捨去爾時彼諸婆羅門輩阿難去後取百數葉隱藏一邊阿難迴已諸婆羅門於是復問仁者阿難汝復來耶乞更觀此樹有幾多葉爾時阿難仰觀樹已即知婆羅門等所摘藏葉若干百數便即報彼婆羅門言東枝合有若干百葉若干千葉如是南枝西枝北枝亦言合有若干百葉若干千葉作是語已便即過去爾時彼等婆羅門輩生希有心

未曾有之各相謂言此之沙門甚大聰明有大智慧諸婆羅門以此因緣心得正信得正信已其後不久悉各出家成羅漢果

略述一二頌曰
餘備經文

樞機巧對辯

善誘令心伏

八水潤焦芽

三明啓瞽目

來問各不同

酬答皆芬郁

冀捨四龍驚

亦除二鼠逼

意樹發空華

心蓮吐輕馥

喻此滄海變

譬彼庵羅煎

妙智方縹錦

詞淡同霧縠

善學乖梵爪

真言異鑠腹

感應緣

略引
四驗

撰述
卷之二
秦太守趙正

晉沙門釋僧叡

晉沙門支孝龍

晉沙門康僧淵

秦符堅臣武威太守趙正立志忠正大弘佛法符堅初敗群鋒互起戎妖縱暴民流四出而得傳譯大部蓋由趙正之力矣又有正字文業洛陽清水人或曰濟陰人年至十八爲僞秦著作郎後遷至黃門侍郎武威太守爲人無鬚而瘦有妻妾而無兒時謂閹人然而性度敏達學兼內外性好譏諫無所迴避符堅

末年寵惑鮮卑情於治政因歌諫曰

管聞孟津河千里作一曲此水本自清是誰攪令濁
堅動容曰是朕也又歌曰

北園有一棗布葉垂重陰外雖饒棘刺內實有赤心
堅笑曰將非趙文業耶其調戲機捷皆此類也後因
關中佛法之盛願欲出家堅憺而未許及堅歿後方
遂其志更名道整因作頌曰

佛生何以晚泥洹一何早歸命釋迦文今來投大道
後遁迹商洛山專精經律晉雍州刺史都恢欽其風
尚逼共同遊終於襄陽春秋六十餘

晉長安有釋僧叡魏郡長樂人也博通經論機辯難
及姚興姚嵩特加禮遇興問嵩曰叡公何如嵩答實
鄴衛之松栢興勅見之欲觀其才器叡風韻窪流含
吐彬蔚興大賞悅卽勅給俸卹使力人譽興後謂嵩
曰此乃四海標領何獨鄴衛之松栢耶於是美譽遐
布遠近歸德什所翻經叡並叅正管竺法護翻正法
華經至受決品云天見人人見天什譯經至此乃言
曰此語與西域義同但在言過質叡曰將非人天交
接兩得相見什喜曰實然其領標出皆此類也什歎
曰吾傳譯經論得與子相值真無所恨矣著大智論

十二門論中論等諸序并著大品法華維摩思益自
在王禪經等序皆傳於世叡弘讚經法常迴此業願
生安養於是臨終之日入房洗浴燒香禮拜還牀面
向西方合掌而卒是日同寺咸見五色香煙從叡房
出春秋六十七矣

晉沙門有支孝龍淮陽人少小風姿見重加復神彩
卓犖高論適時無人能抗陳畱阮瞻穎川庾凱並結
知音之交世人呼爲八達時或嘲之曰大晉龍興天
下爲宗沙門何不全髮膚去袈裟釋梵服披綾羅龍
曰抱一以逍遙唯寂以致誠剪髮毀容改服變形彼

謂我辱我棄彼榮故無心於貴而逾貴無心於足而逾足矣其機辯適時皆此類也故孫綽爲之贊曰
小方易擬大器難像桓桓孝龍剋邁高廣物竟宗歸
人思効仰雲泉彌漫蘭風盼響

晉康僧淵本西域人至于長安貌雖胡人語實中國
容止詳正志業弘深晉成之世與康法暢支敏度等
俱過江暢亦有才思善爲往復著人物始義論等暢
常執麈尾行每值名賓輒清談盡日庾元規謂暢曰
此麈尾何以常在暢曰廉者不求貪者不與故得常
在淵亦機辯逾過於暢時琅耶王茂弘以見淵鼻高

眼深每戲弄之淵曰鼻者面之山眼者面之淵山不
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時人以爲名答

愚顛篇第五十九

述意部

夫愚憊者是衆病之本障道之源致使昏滯三有沉
溺四流六情常閉三毒恒開問者口爽發語成狂洪
癡不得振其翼名愛不得逞其足採善心於毫芒狀
凶頑於虎口魚魯不辨救麥何知愚惑之甚罪莫大
焉

般陁部

如善見律云般陀者此言路邊生何以故般陀母本
是大富長者家女長者唯有此一女憐愛甚重作七
層樓安置此女遣一奴子供給所須奴子長大便與
私通卽共奴籌量我今共汝叛往餘國如是三問奴
子奴子言不能去女語奴言汝若不去我父母知必
當殺汝奴答言我若往他方貧無財寶云何生活女
語奴言汝隨我去我當偷取珍寶共汝將去奴答言
若如是者我共汝去此女日日偷取珍寶與奴將出
在外藏舉計得二人重已遣奴前出在外共期此女
便假著婢服反鑰戶而出共奴相隨遠到他國安處

住止一二年中卽懷胎欲產心自念言我今在此若
產無人料理思念憶母欲得還家共壻籌量奴壻不
去云何得歸必當殺我壻入山所樵不在於後閉戶
而去壻還不見其婦卽問比隣見我婦不答言汝婦
已去其夫卽逐至半路及其婦已生一男兒夫語婦
言汝爲欲產故去汝今已產何須去耶婦聞卽還其
後未久以復懷胎欲產復叛至半路中復生一男其
壻追逐半路共還其二兒並於路邊生故便字爲般
陀般陀兄弟與諸同類共戲二兒力大打諸同類同
類罵言汝無六親眷屬孤單在此何敢打我兒聞此

呵還家啼泣問母此事其母默然不答其兒啼哭不肯飲食母見不食慈念二兒便語其實二人聞已便語母言送我外家不能住此其母不許二兒啼泣不已母共壻籌量卽共往送到已門外遣人通知父母聞已答言使二兒入汝不須相見長者卽遣人迎二兒入入已以香湯洗浴著衣纓絡抱取二兒置兩膝上問言汝母在何方云何生活不甚貧乏耶二兒答言他方貧窮賣糶自活母聞慈念卽以囊盛金遣送與女語言汝畱二兒我自養活汝將此金還先住處好自生活不須與我相見二兒年大爲其取婦翁婆

年老臨欲終時以其家業悉付二兒其翁婆命終其兄以家事付弟出家出家不久卽得羅漢其弟狀俗後往兄所求欲出家兄卽度之兄教一偈四月不得忘前失後兄呵念言此人於佛法無緣當遣還家卽牽袈裟驅令出門門外啼哭不欲還家爾時世尊以天眼觀看衆生見周羅般施應可度緣往至其所問何以啼般施具答世尊兄驅因緣佛知非聲聞能度是以牽出世尊安慰其心卽以少許白氎與周羅般施汝捉此氎向日而帑當作是念取垢取垢世尊教已卽入聚落受毗舍佉母請世尊臨中觀般施將得

道果即說偈言

入寂者歡喜

見法得安樂

先無恚氣樂

不害於眾生

世間無欲樂

出離於愛欲

若調伏我慢

是為第一樂

爾時周羅般陀遙聞此偈即得阿羅漢果又增一阿
含經云朱利般特佛教執掃帚令誦誦掃忘帚誦帚
忘掃乃經數日始得掃帚更名除垢般特思念灰土
瓦石若除即清淨也結縛是垢智慧能除我今以智
慧帚掃除諸結縛又新婆沙論云兄授伽陀一偈經
四月誦不得兄訶擯出爾時世尊見啼愍之即以神

力轉彼所誦伽陀更為授之尋時誦得過四月所用
功勞復別授以除塵垢頌而語之言今日苾芻從外
來者汝皆可為拭革屣上所有塵垢小路敬諾如教
奉行至日暮時有一苾芻革屣極為塵垢所著小路
拭之一隻極淨一隻苦拭而不能淨即作是念外物
塵垢暫時染著猶不可淨況內貪欲瞋癡等垢長夜
深心何由能淨作是念時彼不淨觀及持息念便現
在前次第即得阿羅漢果問小路何緣如此闍鈍答
尊者小路於管迦葉波佛法中具足受持彼佛三藏
由法慳垢覆蔽其心曾不為他受文解義及理廢忘

由彼業故今得如是極闇鈍果有說彼尊者曾於婆羅痾斯城作販猪人縛五百猪口運置船上渡至彼岸及下船時氣不通故猪已死由彼業力如是闇鈍有說彼尊者管餘生中曾聞閉塞瞿陀獸窟門令不得出在中而死由彼業故闇鈍如是又處處經云佛言管者朱利般特比丘學問經於二十四年唯得五言然解垢不憂何以故由本宿命更見五百佛悉通知衆經但由閉藏經道不肯教人後被病二十四日臨死時乃悔呼人教之有是一福故知五言何況乃具足教人得福不可計也又法句經云佛在世時有

一比丘字朱利般持新作出家稟性暗塞佛令五百阿羅漢日日教之三年之中不得一偈國中四輩並知愚冥佛愍傷之授與一偈守口攝身莫犯如是行者得度世汝今年老方得一偈人皆知之不足爲奇今當爲汝解說其義豁然心開得阿羅漢道時波斯匿王請佛及僧於正殿會佛欲現般特威神與鉢令持隨後而行門士識之畱不聽入卿爲沙門一偈不可受請何爲吾是俗人由尚知偈豈況沙門無有智慧施卿無益不須入門般特卽住門外佛坐殿上行水已畢般特擎鉢申臂遙以授佛王及群臣夫人

太子衆會四輩見臂來入不見其形怪而問佛是何人臂佛言是賢者般特比丘臂也即便請入威神倍常王白佛言聞尊者般特本性愚鈍方知一偈何緣得道佛告王曰學不必多行之爲上賢者般特解一偈義精理入神身口意寂淨如天金雖復多學不行徒喪識想有何益哉於是世尊卽說偈言

雖誦千章

句義不正

不如一要

聞可滅意

雖誦千言

不義何益

不如一義

聞行可度

雖多誦經

不解何益

解一法句

行可得道

同聞此偈二百比丘得阿羅漢道王及群臣夫人太子莫不歡喜又法句喻經云晉有一國名多摩羅去城七里有精舍五百沙門常處其中讀經行道有一老比丘名摩訶盧爲人暗塞五百道人傳共教之數年之中不得一偈衆共輕之不將會同常守精舍勅令掃除後日國王請諸道人入宮供養摩訶盧比丘自念言我生世間暗塞如此不知一偈人所薄賤用是活爲卽持繩至後園中大樹下欲自絞死佛以道眼遙見如是化作樹神半身人現而訶之曰咄咄比丘何爲作此摩訶盧卽具陳辛苦化神訶曰勿得作

是且聽我言汝往迦葉佛時卿作三藏沙門有五百弟子自以多智輕慢眾人惛惛經義初不訓誨是以世世所生諸根暗鈍但當自責何為自賤於是世尊現神光像為說偈言

自愛身者

慎護所守

希望欲解

學正不寐

身為第一

當自勉學

利乃誨人

不倦則智

學先自正

然後正人

調身入慧

必還為上

身不能利

安能利人

心調體正

何願不至

本我所造

後我自受

為惡自受

如剛鑽珠

摩訶盧比丘見佛現身光相悲喜悚慄稽首佛足思惟偈義即入定意得阿羅漢道自識宿命無數世事三藏衆經即貫在心佛語摩訶盧著衣持鉢就王宮食在五百道人士坐此諸道人是卿先世五百弟子還為說經令得道迹并使國王明信罪福即受佛教徑入王宮在於上坐衆人心悉怪其所以各護王意不敢呵謔念其愚癡不曉達觀心為之疲王便下食手自斟酌摩訶盧即為達觀音如雷震清詞雨下座上道人驚怖自悔皆得羅漢為王說法莫不解釋群

臣百官皆得須陁洹道

襍癡部

凡一十
三段

打蚊

十誦律云佛爲諸比丘說本生經云過去有禿頭染
衣人共兒持衣詣水邊浣衣已絞曬持歸爾時大熱
眼闇道中見一樹便以衣囊枕頭下睡有蚊子來飲
其頭血兒見已父疲極睡卧便發惡罵云是弊惡婢
兒蚊子何以來飲我父血卽持大棒欲打蚊子蚊子
飛去棒著父頭卽死時此樹神便說偈言

寧與智者讐

不與無智親

愚爲父害蚊

蚊去破父頭

打蠅

賢愚經云舍衛國中有一老公出家兒小卽爲沙彌
共父入村乞食村遠日暮父老行遲兒畏毒獸急扶
其父推父墮地應時而歿佛言我知汝心無有惡意
不得殺罪此由過去父病睡卧多有飛蠅數來惱觸
父令逐蠅蠅來兒額以杖打之卽殺其兒亦非惡意
今還相報

救月

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城名波羅柰國

名伽尸於空閑處有五百獼猴遊行林中到一尼俱律樹下樹下有井井中有月影現時獼猴主見是月影語諸伴言月今日死落在井中當共出之莫令世間長夜闇冥共作議言云何能出時獼猴主言我知出法我捉樹枝汝捉我尾展轉相連乃可出之時諸獼猴即如主語展轉相捉小未至水連獼猴重樹弱枝折一切獼猴墮井水中爾時樹神便說偈言

是等駮榛獸 癡眾共相隨 坐自生苦惱

何能救出月

佛告諸比丘爾時獼猴主者今提婆達多是爾時獼

猴者今六群比丘是爾時已曾更相隨順受諸苦惱今復如是

妬影

禪譬喻經云夫婦二人向葡萄酒甕內欲取酒夫妻兩人互見人影二人相妬謂甕內藏人二人相打至死不休時有道人為打破甕酒盡了無二人意解知影懷愧比丘為說法要夫婦俱得阿惟越致佛以為喻見影鬪者譬三界人不識五陰四大苦空身有三毒生死不絕分衣

十誦律云佛在憍薩羅國與大比丘僧安居有兩老
比丘夏罷得多施物自念人少物多不敢分之恐其
得罪跋難陀比丘知往與分問二比丘言汝得衣分
未耶答未分二老比丘問言汝能分不答言能是中
應作羯磨卽持衣物來置其前難陀分作三聚是二
比丘間著一聚自向二聚衣間立言汝聽作羯磨
汝二人一聚 如是汝有三 兩聚并及我

如是我有三

問是羯磨好不答言好跋難陀擔衣欲去彼比丘言
大德上座我等衣物未分跋難陀言與汝分知法人

應與一好衣彼言當與跋難陀是聚中取大價衣著
一處餘分作二分與已擔去諸比丘聞已白佛佛廣
呵責已告諸比丘是跋難陀非但今世奪前世亦奪
乃過去世一河曲中有二狙河中得大鯉魚不能分
二狙守之有野干來飲水見狙語言外甥是中作何
等狙答言阿舅是河曲中得此鯉魚不能分汝能分
不野干言能是中說偈分作三分卽問狙言汝誰喜
入淺答言是某狙誰喜入深答言是某狙野干言汝
聽我說偈

入淺應與尾

入深應與頭

中間身肉分

應與知法者

野干銜魚身來雌者說偈

汝何處銜來 滿口河中得 如是無頭尾

鯉魚好因食

雄野干說偈言

人有相言擊 不知分別法 能知分別者

如官藏所得 無頭尾鯉魚 是故我得食

佛語諸比丘時二狙者二老比丘是野干者跋難陀 是是跋難陀前世曾奪今世復奪

造樓

百喻經云往管愚人癡無所知到餘富家見三重樓 高廣嚴麗即作是念我有財錢不減於彼云何不造 即喚木匠而問言曰解作彼舍不木匠答言是我所 作即便語言今為我造木匠即便經地壘塹作樓愚 人見壘語木匠言我不欲下二重先為作最上屋木 匠答言無有是事何有不作最下造彼第二不造第 二云何得造第三屋愚人固言我不用下二必為我 作上時人聞已便生怪笑譬如世尊四輩弟子不勤 修敬三寶懶惰懈怠欲求道果不欲下三果唯欲得 第四阿羅漢果亦為時人之所嗤笑如彼愚者等無

有異

不依三乘次第先學大乘亦復如是故佛藏經云不先學小乘後學大乘者非佛弟子

磨刀

百喻經云昔有一人貧窮困苦爲王作事日月經久身體羸瘦王見憐愍賜一灰駝貧人得已即便剥皮嫌刀鈍故求石欲磨乃於樓上得一磨石磨刀令利來下而剥如是數數往來磨刀後轉苦憚不能上樓懸駝上樓就石磨刀溪爲人笑猶如愚人毀破禁戒多取錢財以用修福望得生天反得其殃如懸駝上樓磨刀用功甚多所得甚少

賣香

百喻經云昔有長者入海取沉水香積有年載方得一車詣市賣之以其貴故卒無買者多日不售心生疲厭見人賣炭時得速售便燒作炭不得半車價直世間愚人亦復如是無量方便勤求佛果以其難得便生退心不如發心求聲聞果速斷生灰作阿羅漢賭餅

百喻經云昔者夫婦有二幡餅夫婦共分各食一餅餘一幡在共作要言若有語者要不與餅旣作要已爲一餅故各不敢語須更有賊入家偷盜取其財物一切所有盡畢賊手夫婦二人以先要故眼看不語

撰述
盜劫現本卷九十一
三五
賊見不語卽其夫前侵掠其婦其夫眼見亦復不語
婦便喚賊語其夫言云何癡人爲一餅故見賊不喚
其夫拍手笑言咄婢我定得餅不復與爾世人聞之
無不嗤笑凡夫之人亦復如是爲小名利詐現靜默
爲虛假煩惱種種惡賊之所侵掠喪其善法遂墮三
塗都不怖畏求出世道方於五欲耽著嬉戲雖遭大
苦不以爲患如彼愚人等無有異

畏婦

百喻經云昔有一人聘取二婦若近其一爲一所瞋
不能裁斷便在二婦中間正身仰卧值天大雨屋舍

霖漏水土俱下墮其眼中以先有要不敢起避遂令
二目俱失其明世間凡夫亦復如是親近邪友習行
非法造作結業墮三惡道長處生死喪智慧眼如彼
愚夫爲其二婦故二眼俱失

噉米

百喻經云昔有一人至婦家舍見其擣米便往其所
偷米噉之婦來見夫欲共其語滿口中米都不應和
羞其婦故不肯棄之是以不語婦怪不語以手摸看
謂其口腫語其父言我夫始來卒得口腫都不能語
其父卽便喚醫治之時醫言曰此病最重狀似石癰

以刀決之可得瘥耳卽便以刀決破其口米從中出
其事彰露世間之人亦復如是作諸惡行犯於淨戒
覆藏其過不肯發露墮於地獄畜生餓鬼如彼愚人
以小羞故不肯吐米以刀決口乃顯其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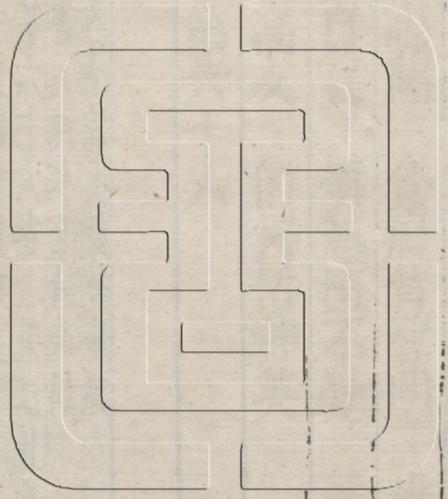
効瞞

百喻經云管有一人欲得王意問餘人言云何得之
有人語言若欲得意王形相汝當効之此人見王眼
瞞便効王瞞王問之言汝爲病耶爲著風耶何以眼
瞞其人答王我不病眼亦不著風欲得王意見王眼
瞞故効王也王聞是語卽大瞋恚使人加害擯令出

國世人亦爾於佛法中欲得親近求其善法以自增
長旣得親近不解如來法王爲衆生故種種方便現
其短闕便生譏毀効其不是由是之故於佛法中永
失其善墮於三惡如彼効王亦復如是

怖樹

百喻經云譬如野干在於樹下風吹枝折墮其脊上
卽便閉目不欲看樹捨棄而走到于露地乃至日暮
亦不肯來遙見風吹大樹枝柯動搖上下便言喚我
還來樹下愚癡弟子亦復如是已得出家得近師長
以小呵責卽便逃走復於後時遇惡知識惱亂不已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七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暉撰

詐偽篇第六十

述意部

夫至道無隔貴在忠言故出其言善則千里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咫尺如聾但教流末代人法訛替或憑真以構偽或飾虛以詐真良由人懷邪正故法通真俗名利既侵則我人逾盛現親尚無附之況元來踈薄故難交友故經曰直心是道場不虛假故也

詐親部

如禪寶藏經云一切奸猾諂偽詐惑外狀似直內懷
奸私是故智者應察真偽爲如往昔有婆羅門其年
既老耽娶小婦婦嫌夫老傷姪不已勸夫設會請諸
少壯婆羅門等夫疑有妄不肯延致前婦之子墮於
火中爾時少婦眼看不捉婆羅門言兒今墮火何故
不捉婦卽答言我自少來唯近已夫不近餘男云何
令我捉此男子老夫聞已謂如其言便設大會集婆
羅門爾時少婦便其交通老夫見已心懷忿恨卽取
寶物棄婦而去於其路中見一婆羅門便共爲伴至
暮共宿明旦前行語老婆羅門言於昨宿處有一艸

葉著我衣裳我自少來無侵世物欲還草葉歸彼主
人爾且停住待我往還老婆羅門淡信其言倍生愛
敬許當住待詐捉草葉入溝偃卧良久乃還葉云歸
了老婆羅門因便利故卽以寶物而用寄之此人尋
後齋寶便走老婆羅門見偷已物惋彼不已小復前
行憩一樹下見一鸛雀口中銜草語諸鳥言我等共
相憐愍集會一處而共住止爾時諸鳥皆信其言而
來聚集時此鸛雀起鳥飛後就他巢窠啄卵而食諸
鳥將至更復銜草諸鳥知諂悉捨而去於此樹下更
經少時見一外道出家之人身被衲衣安行徐步口

云去去衆生老婆羅門而問之言何以並行口唱去
去外道答言我出家人憐愍一切畏傷蟲蟻是故耳
爾時婆羅門見其此語淡生篤信尋至其家於其暮
宿但聞歌儻之聲便出看之乃見出家外道住室有
一地孔內出婦女與其交歡彈琴儻戲老婆羅門見
已天下萬物無一可信故說偈言
不捉他男子 以艸還主人 鶴雀詐銜草
外道畏蟲傷 口言唱去去 如是詐諂偽
都無可信者 來苦實難當
故涅槃經云佛言如我偈曰所說偈言

一切江河

必有迴曲

一切叢林

必名樹木

一切女人

必有諂曲

一切自在

必受安樂

詐毒部

如禰寶藏經云時提婆達多作種種因緣欲得殺佛
然不能得時南天竺國有婆羅門來善知咒術和合
毒藥提婆達多即合毒藥以散佛上風吹此藥反墮
已頭上即便悶絕躡地欲死醫不能治阿難白佛言
世尊提婆達多被毒欲死佛憐愍故爲說實語我從
菩薩成佛已來於提婆達多常生慈悲無有惡心者

毒當自滅作是語已毒卽消滅諸比丘言希有世尊
提婆達多恒起惡心於如來如來云何猶故治之佛
言非但今日惡心向我過去亦爾卽問佛言惡心於
佛其事云何佛言過去之世迦尸國中有波羅柰城
有二輔相一名斯那二名惡意斯那常順法行惡意
恒作惡行好爲讒構而語王言斯那欲作惡逆王卽
收閉諸天善神於虛空中出聲而言如此賢人實無
過罪云何拘縛第二惡意劫王庫藏反著斯那王亦
不信王言提此惡意付與斯那仰使斷之斯那卽教
惡意向王懺悔惡意自知有罪便走向毗提醯王所

作一寶篋盛二惡蛇其毒具足令毗提醯王遣使送
與彼國王并及斯那二人共看莫示餘人王見寶篋
極以嚴飾心大歡喜卽喚斯那欲共發看斯那答言
遠來之物不得自看遠來果食不得自食何以故彼
有惡人或能以惡來見中傷王言我必欲看慇懃三
諫王不用語復白王言不用臣語王自看之臣不能
看王卽發看兩眼盲冥不見於物斯那憂苦愁悴欲
死遣人四出徧歷諸國遠覓良藥既得好藥以治王
眼平復如故爾時王者舍利弗是爾時斯那者我身
是爾時惡意者提婆達多是也

許貴部

如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城名波羅柰國名迦尸時有弗盧醯大學婆羅門爲國王師常教學五百弟子時婆羅門家生一奴名迦羅呵常使供給諸童子等是奴利根聞說法言盡能憶持此一時共諸童子小有嫌恨便走他國詐自稱言我是盧醯婆羅門子字耶若達多語此國師言我是波羅柰國王師弗盧醯子故來至此欲從大師學婆羅門法師答言可爾是奴聰明本已曾聞今復重聞悉能持其師大喜卽令教授五百門徒汝代我教我當往來

王家是師無有男兒唯有一女卽告之曰耶若達多當用我語汝莫還國我今以女妻汝答言從教共作生活家漸豐樂耶若達多爲人難可婦爲作食恒瞋生熟不能適口婦常念言脫有行人從波羅柰國來者當從彼受飲食法然後供養夫主彼弗盧醯婆羅門具聞是事便作是念我奴迦羅呵逃在他國當往捉來或可得直便詣彼國時奴與諸門徒詣園遊戲在於中路遙見本主卽便驚怖密語門徒汝等還去各自誦習門徒去已便到主前頭面禮足白其主言我來此國稱道大家是我之父便投此國師大學經

典與女爲婦願尊今日勿彰我事當與奴直奉上大家主婆羅門善解世事卽答言汝實我兒但早發遣奴卽將主歸家告家中言我所親來其婦歡喜爲辦種種飲食奉食訖已伺小空閑密禮婆羅門足而問之曰我奉事夫飲食供養常不可意願尊指授本在家時何所食噉常如先法爲作飲食客婆羅門便卽瞋恚而作是念如是如是困苦他女汝但速發遣我我臨去時教汝一偈使夫無言女聞歡喜辭出而退卽語夫言尊婆羅門故從遠來宜早發遣夫卽念言如婦所說宜應早遣莫令久住恐言漏失損我不少

便大與財物教婦作食自行供之夫爲曹主求伴不在婦奉食訖禮足辭別請求先偈卽教偈言

無親遊他方

欺誑天下人

麤食是常食

細食復何嫌

今與汝此偈若彼瞋恚嫌食惡時便在其邊背面微誦令其得聞作是教已便還本國是奴送主去已每至食時還復瞋恚婦於夫邊試誦其偈夫聞是偈心卽不喜便作是念咄是老物發我瞋穢從是已後常作輒語求婦不瞋恐婦向人說其陰私佛告諸比丘時本主弗盧醯婆羅門者卽我身是時奴迦羅呵者

今聞陀比丘是彼於爾時已曾恃我凌他今復如是恃我勢力陵易他人

詐怖部

如智度論云一切諸法皆是虛誑衆生愚癡不識親疎瞋罵加害乃至奪命起此重罪故墮三塗受無量苦譬如山中有一佛圖彼中有一別房房中有鬼頻來恐惱道人故諸道人皆捨房去有一客僧來維那處分令住此室房而語之言此房中有鬼神喜惱人能住中者住客僧自以持戒力多聞故言小鬼何所能爲我能伏之卽入房住暮更有一僧來求此住處

維那亦令在此房住亦語有鬼惱人其人亦言小鬼何所能爲我當伏之先入者閉戶端坐待鬼後來者夜闔打門求入先入者謂爲是鬼不爲開戶後來者極力打門在內僧人以力拒之外者得勝排門得入內者打之外者亦打至旦相見乃是故舊同學識已各相愧謝衆人雲集笑而怪之衆生亦復如是五陰皆虛無我無人取相關諍橫加毒害若披解在地但有骨肉無人無我是故菩薩語衆生言汝等莫於根本空中鬪諍人身尚不可得何況值佛

詐畜部

如舊襍譬喻經云。昔有婦人富有金銀。與男子交通。盡取金銀衣物相逐。俱去到一急水河邊。男子語言。汝持財物來。我先度之。當還迎汝。男子度已。便走不還。婦人獨住水邊。憂苦無人可救。唯見一野狐。捕得一鷹。復見河魚。捨鷹拾魚。魚既不得。復失本鷹。婦語狐曰。汝何太癡貪。捕其兩不得其一。狐言。我癡尚可。汝癡劇我也。又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非時連雨七日不止。諸放牧者。七日不出。時有餓狼。饑行求食。徧歷七村。都無所得。便自剋責。我何薄。相經歷七村。都無所得。不如守齋。住還山林。自於窟穴。咒

願言。使一切衆生。皆得安隱。然後攝身安坐。閉目。帝釋至齋。日月乘伊羅白龍象。觀察世間。持戒破戒。到彼山窟。見狼閉目。思惟。便作是念。咄哉。狼獸甚爲奇特。人尚無此心。況此狼獸。而能如是。便欲試之。知其虛實。釋卽變身。化爲一羊。在窟前。住高聲命。群狼時見羊。便作是念。奇哉。齋福報應。忽至我遊。七村求食。不獲。今暫守齋。餽饌自來。厨供已。到但當食。已然後守齋。卽便出穴。往趣羊所。羊見狼來。便驚駢走。狼便尋逐。羊去不住。追之既遠。羊化爲狗。方口耽耳。反來逐狼。急聲喚之。狼見狗來。驚怖還走。狗急追之。劣乃

得免還至窟中便作是念我欲食彼反欲噉我爾時
帝釋便於狼前作跛脚羊鳴喚而住狼作是念前者
是狗我饑悶眼華謂爲是羊今所見者此真是羊復
更諦觀看耳肉尾真實是羊便出往趣羊復驚走驕
逐坐得復化作狗反還逐狼亦復如前我欲食彼反
欲見噉時天帝釋卽於狼前化爲羔子鳴群喚母狼
便瞋言汝作肉段我尚不出況爲羔子而欲見欺還
更守齋靜心思惟時天帝釋知狼心念還齋猶作羊
羔於狼前住狼便說偈言

若真實是羊 猶故不能出 況復作虛妄

如前恐怖我 見我還齋已 汝復來見試
假使爲肉段 猶尚不可信 況作羔羊子
而詐喚咩咩

於是世尊而說偈言

若有出家人 持戒心輕漂 不能捨利養
猶如狼守齋

又五分律云佛告諸比丘乃往古管有一摩納在山
窟中誦刹利書有一野狐住其左右專聽誦書心有
所解作是念言我解此書語足堪作諸獸中王作是
念已便起遊行逢羸瘦野狐便欲殺之彼言何故殺

我答言我是獸王汝不伏我是以相殺彼言願莫殺我我當隨從於是二狐便共遊行復逢一狐又欲殺之問答如上亦言隨從如是展轉伏一切狐便以群狐伏一切象復以衆象伏一切虎復以衆虎伏一切師子遂權得爲王旣作王已復作是念我今爲獸中王不應以獸爲婦便乘白象率諸群獸不可稱數圍迦夷城數百千而王遣使問汝諸群獸何故如是野狐答言我是獸王應娶汝女與我者善若不與我當滅汝國還白如此王集群臣共議唯除一臣皆云應與所以者何國之所恃唯賴象馬我有象馬彼有師

子象馬聞氣惶怖伏地戰必不如爲獸所滅何惜一女而喪一國時一大臣聰睿遠略而白王言臣觀古今未曾聞見人王之女與下賤獸臣雖弱昧要殺此狐使諸群獸各各散走王卽問言何計將兵馬出大臣答言王但剋期戰日先當從彼求索一願願令師子先戰後吼彼謂吾畏必令師子先吼後戰王至戰日當勅城內皆令塞耳王用其語遣使剋期共求上願至于戰日復遣信求然後出軍軍鋒欲交野狐果令師子先吼野狐聞之心破七分便於象上墜落于地於是群獸一時散走佛以是事而說偈言

野狐憍慢盛 欲求其眷屬 行到迦夷城

自稱是獸王 人憍亦如是 領統於徒眾

在摩竭之國 法主以自號

爾時迦夷王者我身是聰叡大臣者舍利弗是野狐

王者調達是諸比丘調達往營許得眷屬今亦如是

故佛說偈云

善人共會易 惡人共會難 惡人共會易

善人共會難

又佛本行經云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我念營有一河

名波利耶多隋言彼節時彼河岸有一人是結華鬘師其

人有園在彼河側而彼河內時有一龜從水而出至

華園中求食而行處處經歷蹋壞其華時彼園主見

龜壞華園主即捉置於一筐篋中將欲殺食彼龜作

念云何得脫此難作何方便誑此園主即向園主而

說偈言

我從水出身有泥 汝且置華洗我體

我身既有泥不淨 恐畏汗汝篋及華

時彼園主作如是念善哉此龜善言教我今不得不

取其言我洗其身勿令泥汗我之華篋作是念已即

手執龜將向水所欲洗龜身是時彼人即提龜出置

於石上抄水欲洗是時彼龜出大筋力忽投沒水時
華鬘師見龜沒水作如是言奇哉是龜乃能如是誑
逗於我我今還可誘誑是龜使令出水時華鬘師即
向彼龜而說偈言

賢龜諦聽我作意

汝今親舊甚衆多

我作華鬘繫汝咽

恣汝歸家作喜樂

爾時彼龜作如是念此華鬘師妄言誑我彼師母患
著牀其姊採華造鬘欲賣以用活命今作是言定是
誑我欲食我故誘我出耳是時彼龜向華鬘師而說
偈言

汝家造酒欲會親

廣作種種諸味食

汝至家內作是語

龜肉煮已脂糰頭

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汝諸比丘欲知彼時入水龜者
我身是也華鬘師者魔波旬是其於爾時欲誑惑於
我而不能著今復欲誑何由可得又佛告諸比丘言
我念往昔於大海中有一大虬其虬有婦身正懷妊
忽然思欲獼猴心食以是因緣其身羸瘦痿黃宛轉
戰慄不安時彼特虬見婦身體如是羸瘦無有顏色
見已問言賢善仁者汝何所患欲思何食我不聞汝
從我索食何故如是時其特虬默然不報其夫復問

汝今何故不向我道婦報夫言汝若能與我隨心願
我當說之若不能者我何暇說夫復答言汝但說看
若可得理我當方便會覓令得婦即語言我今意思
獼猴心食汝能得不夫即報言汝所須者此事甚難
所以者何我居大海猴在山樹何由可得婦言奈何
若不得是物此胎必墮我身不久恐取命終是時其
夫復語婦言賢善仁者汝且容忍我今求去若成此
事淡不可言則我與汝並皆慶快爾時彼虬即從海
出至於岸上去岸不遠有一大樹名優曇婆羅隋言水願
時彼樹上有一大獼猴在於樹頭取果子食是時彼

虬既見獼猴在樹上坐食於樹子見已漸漸到於樹
下到已即便共相慰喻以美語言問訊獼猴善哉善
哉婆私師吒在此樹上作於何事不甚辛勩受苦惱
耶求食易得無疲倦不獼猴報言如是仁者我今不
大受於苦惱虬復重更語獼猴言汝在此處何所食
噉獼猴報言我在優曇婆羅樹上食噉其子是時虬
復語獼猴言我今見汝甚大歡喜徧滿身體不能自
勝我欲將汝作於善友共相愛敬汝取我語何須住
此又復此樹子少無多云何乃能此處願樂汝可下
來隨逐於我我當將汝度海彼岸別有大林種種諸

樹華果豐饒獼猴問言我云何得至彼處海水深廣甚難越度云何堪度是時彼虬報獼猴言我背負汝將度彼岸汝今但當從樹下來騎我背上爾時獼猴心無定故狹劣愚癡心生歡喜從樹而下上虬背上欲隨虬去其虬內心生如是念善哉善哉我願已成卽欲相將至自居處及獼猴俱沒於水猴問虬言善友何故忽沒於水虬卽報言我婦懷妊彼如是思欲汝心食以是因緣我將汝來爾時獼猴作如是念嗚呼我今甚不吉利自取磨滅作何方便而得免此急速厄難不失身命復如是念我須誑虬作是念已而

語虬言仁者善友我心畱在優曇婆羅樹上寄著不持將行仁於當時云何不依實語我知今須汝心我於當時卽將相隨善友還迴放我取心得已還來爾時彼虬聞獼猴語已二俱還出獼猴見虬欲出水岸是時獼猴努力奮迅捷疾跳躑出大筋力從虬背上跳下上彼優曇大樹之上其虬在下少時停待見猴淹遲不下而語之言親密善友汝速下來共汝相隨至於我家獼猴默然不肯下樹虬見獼猴經久不下而說偈言

善友獼猴得心已

願從樹上速下來

我當送汝至彼林

多饒種種諸果樹

爾時彌猴作是思惟此虬無智卽說偈言

汝虬計校雖能寬

而心智慮甚狹劣

汝但審諦自思忖

一切衆類誰無心

彼林雖復子豐饒

及諸菴羅等妙果

我今意實不在彼

寧自食此優曇婆

爾時佛告諸比丘言當知彼時大彌猴者我身是也
彼虬者魔波旬是於時猶尚誑惑於我而不能得今
復欲將世間五欲之事而來誘我豈能動我此之坐
處又禰寶藏經云咎有烏梟共相怨憎烏待晝日知

梟無見踰殺群梟散食其肉梟便於夜知烏眼闇復
啄群烏開罩其腹亦復散食畏晝畏夜無有竟已有
一智烏語衆烏言已爲怨憎不可求解終相誅滅勢
不兩全宜作方便殄覆諸梟然後我等可得歡樂若
其不爾終爲所敗衆烏答言當作何方得滅讐賊智
烏答言爾等衆烏拔我毛羽破我頭我當設計要令
殄覆卽如其言憔悴形容向梟穴外而自悲鳴聞其
聲已便言今爾何故破傷來至我所烏語梟言衆烏
讐我不得生活故來相投以避怨惡時梟憐愍遂便
養給恒與殘肉日月轉久毛羽平復烏作微計銜乾

樹枝并諸艸木著梟穴中似如報恩梟語鳥言何用
是爲鳥卽答言孔穴之中純是冷石用此草木以御
風寒梟以爲爾默然不答而鳥於是卽求守孔穴作
給使令用報恩時會梟雪寒風猛盛衆梟率爾來集
孔中鳥得其便尋生歡喜銜牧人火用燒梟孔衆梟
一時於孔焚滅爾時諸天說偈言曰

諸有宿嫌處 不應生體信 如鳥詐託善

焚滅衆梟身

又六度集經云昔者菩薩爲孔雀王從妻五百棄其
舊匹欲娶青雀爲妻其青雀唯食甘露好果孔雀爲

妻曰行取之其國王夫人有疾夢覩孔雀云其肉可
爲藥寤已啓聞王令獵士疾行索之夫人曰有能得
之者媵以季女賜金千斤國諸獵士分布行索覩孔
雀王從一青雀在常食處卽以蜜麩每處塗樹孔雀
輒取以供其妻射師以蜜麩塗身踞坐而候孔雀取
麩人應手獲之焉孔雀曰子之勤身必爲利也吾示
子金山可爲無盡之寶子原吾命矣獵者又曰大王
賜吾千斤金妻以季女豈信汝言乎剋以送獻汝矣
孔雀見王曰大王懷仁潤無不周願納微言乞得少
水吾以慈咒服之疾瘳矣若其無効受罪不晚王順

其意夫人服之衆疾皆瘳華色煒曄宮人皆然舉國
歎王弘慈全孔雀之命獲延一國之壽孔雀曰願得
投身于彼大湖并咒其水率土黎民衆疾可瘳若有
疑矣願以杖挫吾足王曰許可孔雀如之國人飲水
並皆得力聾聽盲視瘖語蹇伸衆疾皆然夫人疾除
國人並得無病兼無害孔雀之心孔雀具知向王陳
曰受王生潤之恩吾報濟一國之命報畢乞退王曰
可爾雀卽翔飛升樹重曰天下有三癡王曰何謂三
耶一者吾癡二者獵士癡三者大王癡王曰願釋之
也雀曰諸佛重戒以色爲火燒身危命貪色之由也

吾捨五百供養之妻而貪青雀索食供之有如僕使
爲狂綱所得殆危身命斯吾癡也獵者之癡吾至誠
之言捨一山之金棄無窮之寶信夫人邪僞之欺望
季女之妻覩世狂愚皆斯類矣損佛真誠之戒信鬼
魅之欺酒藥婬亂或度破門之禍或歿入太山其苦
無數思還爲人猶無羽之鳥欲飛升天豈不難哉婬
婦之妖蠱喻彼魑魅靡不由之亾國危身而愚夫尊
之萬言無一誠也而射師信之斯謂獵者愚矣王得
天醫除一國疾諸毒都滅顏如盛華巨細欣賴而王
放之王始欲殺吾以因療夫人疾斯謂王愚矣佛告

舍利弗孔雀王者自是之後周旋八方輒以神藥慈心布施愈衆生病孔雀王者吾身是也國王者舍利弗是也獵者調達是也夫人者調達婦是菩薩慈慧度無極行布施如是又禰寶藏經云佛言乃往過去時有蓮華池多有水鳥在中而住時有鸛雀在於池中徐步舉腳諸鳥皆言此鳥善行威儀徐序不惱水性時有白鵝而說偈言

舉脚而徐步

音聲極柔輒

欺誑於世間

誰不知諂讒

鸛雀語言何爲作此語來共作親善白鵝答言我知

汝諂讒終不親善汝欲知爾時鵝者卽我身是也爾時鸛雀者今提婆達多是也又禰寶藏經云佛言於過去世雪山之側有山雞王多將雞衆而隨從之雞冠極赤身體甚白語諸雞言汝等遠離城邑聚落莫與人民之所噉食我等多諸怨嫉好自慎護時聚落中有一猫子聞彼有雞便往趣之在於樹下徐行低視而語雞言我爲汝婦汝爲我夫而汝身形端正可愛頭上冠赤身體俱白我相承事安隱快樂雞說偈言

猫子黃眼愚小物

觸事懷害欲噉食

不見有畜如此婦 而得壽命安隱者

爾時雞者我身是也爾時猫者提婆達多是也管於過去欲誘誑我今日亦復欲誘誑我索我徒眾頌曰

奸情詐癡 今信匪疑 偽現依附

虛誑來隨 外親內損 夙夜侵移

久共同住 方覺相欺

惰慢篇第六十一

述意部

夫人所以不得道者由於心神昏惑心神所以昏惑由於外物擾之擾之者多其事略三一則勢利榮名

二則妖妍靡曼三則甘脂肥濃榮名雖日用於心要無畧刻之累妖妍靡曼方之已淡甘脂肥濃為累甚切萬事云云皆三者之枝葉耳聖人知不斷此三事故求道無從可得如水火擁之然之則其用彌全決之散之則其勞彌薄故論云質微則勢重勢微則質重是以思之則之實由勤功而悟道惰之慢之良由貪聲色而障聖所以釋氏震法鼓於鹿苑夫子揚德音於耶魯尚耳目所不聞豈心識之能契也

引證部

如薩婆多論云波羅提木叉之戒五道而言唯人道

得戒餘四不得如天道以著樂深重不能得戒如管
一時大目連以弟子有病上忉利天以問耆婆正值
諸天人歡喜園爾時目連在於路側立待一切諸天
無顧看者唯耆婆後至顧見目連向舉一手乘車直
過目連自念此本人間是我弟子今受天福以著天
樂都失本心卽以神力制車令住耆婆下車禮目連
足目連種種因緣呵責耆婆答目連曰以我人中爲
大德弟子是故舉手問訊頗見諸天有爾者不有時
目連勸誡釋提桓因佛世難值何不數數相近諮受
正法帝釋欲解目連意故遣使勅一天子令來反覆

三喚猶故不來後不應已而來帝釋白目連曰此天
子唯有一天女一妓樂以自娛樂以染欲情淡雖復
命重不能自割故不肯來況作天主種種宮觀無數
天女須食自然百味百千妓樂以自娛樂視東忘西
雖知佛世難遇正法難聞而以染樂纏縛不得自在
知復如何三塗苦難無緣得戒人中唯三天下得戒
比鬱單越無有佛法不得戒以福報障并愚癡故不
受聖法又善見律云時有六群比丘自身在下請法
人在高而爲說法以慢法故佛呵責之佛語比丘往
管波羅柰國有一居士名曰車波加其婦懷妊思菴

羅果語其壻言我思菴羅果君為我覓其夫答言此非果時我云何得婦語夫言君若不得我必當死夫聞婦語心自念言唯王園中有非時果我當往偷作是念已即夜入王園取果未得明相已出不得出園於是樹上藏住時王與婆羅門入園欲食菴婆羅果婆羅門在下王在高座婆羅門為王說法偷果人樹上自念言我偷果事應合死因王聽婆羅門說法我今得脫我今無法王亦無法婆羅門亦無法何以故我為婦故而偷王果王由憍慢故師在下座自在高座而聽說法婆羅門為貪利養故自在下座為王說

法我今三人相與無法我今得脫即便下樹往至王前而說偈言

二人不知法	二人不見法	教者不依法
聽者不解法	為是飲食故	我言是無法
為以名利故	毀碎汝家法	

王聞此偈怒偷果人罪我為凡時尚見非法況今成佛汝諸弟子為下人說法時偷果人者我身是也又智度論云如迦葉佛時有兄弟二人出家求道一人持戒誦經坐禪一人廣求檀越修諸福業至釋迦佛出世一人生長者家一人作大白象力能破賊長者

子出家學道得六神通阿羅漢而以薄福乞食難得他日持鉢入城乞食徧不能得到白象廐見王供象種種豐足語此象言我之與汝俱有罪過象即感信三日不食守象人怖求覓道人見而問言汝作何術令王白象病不能食耶答曰此象是我前身時弟共於迦葉佛時出家學道我但持戒誦經坐禪不行布施弟但廣求檀越作諸布施不持戒不學問以其不持戒誦經坐禪故今作此象大修布施故飲食備具種種豐足我但行道不修布施故今雖得道果乞食不能得以是事故因緣不同雖值佛世猶故饑渴又

百喻經云管外國節度之日一切婦女盡持優鉢羅華以爲髮飾有一貧人其婦語言爾若能得優鉢羅華來與我爲爾作妻若不能得我捨爾去其夫先來常善能作鴛鴦之鳴卽入王池作鴛鴦鳴偷優鉢羅華時守池者而作是問池中者誰而此貧人失口答言我是鴛鴦守者捉得將詣王所而於中道復更和聲作鴛鴦鳴守池者言爾先不作今作何益世間愚人亦復如是終身殘害作衆惡業不習心行使令調善臨命終時方言今我欲得修善獄卒將去付閻羅王雖欲修善亦無所及如彼愚人欲到王所作鴛鴦

鳴又百喻經云管有大富長者左右之人欲取其意
皆盡恭敬長者噬時左右侍人以脚踏却有一愚者
不及得蹋而作是言若噬地者諸人蹋却欲噬之時
我當先蹋於是長者正欲咳嗽時此愚人即便舉脚
蹋長者口破脣折齒長者語言汝何以故蹋我脣口
愚人具答所由故噬未出舉脚先蹋望得汝意凡物
須時時未及到強設功力反得苦惱以是之故世人
當知時與非時頌曰

惰學迷三教 問者不知一
合專不結核
敷華何得實 徒生高慢心
陵他非好畢

墜落於闇道 關閉牢溪密 一人百千年

萬億苦切逼 對苦悔無知 方由惰慢楯

聖人善取譬 愚智須明律 英雄慢法時

焉知悔今日

感應緣 略引
八驗

晉抵世常奉法驗

莊子驗

列女傳驗

文子驗

孫卿子驗

鹽鐵論驗

晉平公驗

論衡驗

晉抵世常至晉太康中有富人居時禁晉人作沙門
 常奉法不懼憲綱潛於宅中立精舍供養沙門于法
 蘭亦在其中比丘來者不憚後有僧來姿形頑陋衣
 弊足泥常遂作禮命奴洗足僧曰恒自洗之何用奴
 也常曰老病以奴自代僧不許常私罵而去僧現八
 尺形容儀允偉飛行而去常撫膺自撲泥中家內僧
 尼行路五六十人望見空中數十丈分明奇香芬氳

一月留宅

莊子曰人而不學謂之視肉學而不行命之曰菟囊
 列女傳曰河南樂羊子嘗行得遺金還以與妻妻曰
 妾聞志士不飲盜泉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況拾遺求
 利以汙其行乎羊子慚棄金於野速尋師而學

文子曰上學以神聽之中學以心聽之下學以耳聽
 之

孫卿子曰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聞先王之道
 言不知學問之大君子之學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
 支形乎動靜小人學出乎口入乎耳耳目之間四寸

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

鹽鐵論曰內無其質而外學其文雖有賢師良友若畫脂鏤冰費日損功故良師不能飾西施澤香不能加嫫母

說苑曰晉平公問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對曰暮何不炳燭乎臣聞少而學者如日出之陽壯而學者如日中之炎老而學者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平公曰善哉論衡曰手中無錢而之市決貨貨主必不與也夫胷中無學亦猶手中無錢也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七

校謄

第十九紙

五行勞疑當作勢六行則之之則宋南藏作側

第二十四紙

三

行脂宋南藏作暗

音釋

驕

百昆切走也

咩

莫者切羊鳴也

麩

齒沼切乾糧也

耶

側鳩切與鄒同

楯

先結切限

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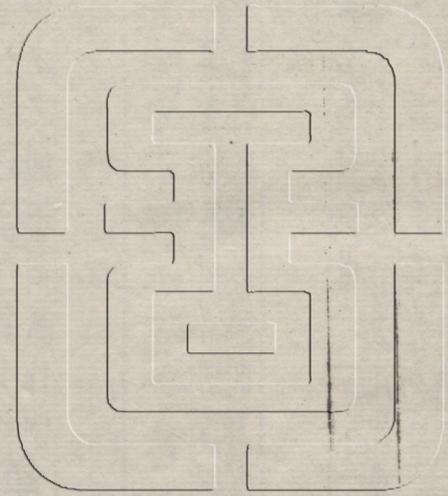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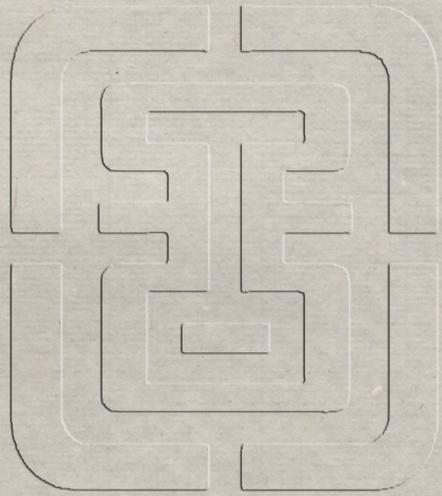
郎豆切雕刻也

常熟居士嚴濟施贊刻此法苑珠林第六十七卷

吳江此丘明覺對

真

州王國英書 粟水毛有光刻萬曆辛卯冬清涼山妙德庵識



吳江

卷之七

三

